

有一个地方叫西塬（16）- 后记

2009年7月，承蒙壶口同学盛情邀请驱车回村，以最有意义的方式纪念了插队40周年。陕北发生了惊人的变化。水基本都上塬了，原来用来驮水的驴都放生成野生动物，到处乱跑。由于不种庄稼而改种苹果树，圪地的牛也成了稀罕物，让我这个拦牛娃还有些失落。家家户户都吃商品粮，碾盘成了历史文物。当年进入窑洞宣传党的声音的金属喇叭线也被电线代替了。黄土高原不黄了，满山青绿，据说为了保护植被，连羊也不许放了。羊能把山啃荒了？当年为其险些丢了性命的疙针，满山遍野都一人多高，老乡用苹果树枝烧火，再也不用为打柴发愁了。主要道路都铺上了柏油，早上骑着摩托车下地照理苹果树，中午用手机跟苹果商谈生意，晚上在窑洞里看电视已是新一代农民的生活方式。壶口公社该成壶口乡，原公社大院对面建起一所基督教堂，十字架高高耸立，有一百多教徒。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贫富不均也在这里繁衍，没能跟上形势的，就成了新型佃农。据桃曲村长介绍，村里发家致富的多数都是当年地主富农的后代，而沦为佃农的多半是贫农后代，十分令人深思。

西塬也是这些变化的一个缩影。所看到的一切都很亲切，然而却让我激动不起来。也许是因为其他同学以前回来过，寄来照片已经看到了变化。梁家老二和二嫂和照片上一样，并不太显老，还是那么热情。老特样子也没变多少，可是痴呆了，认不出我们了。梁公早就去世了，金叶和银叶都嫁出去了，现在也应该是五六十岁的老婆姨了；会计马金堂跟着女儿搬到县城住，以卖蔬菜为生。我们在县城的菜市场找到了他，他跟我们同岁，可是前面的牙都没有了，看上去已是名副其实的“老大爷”了。村里的碎娃（陕北话，小孩子）穿着麦克乔丹T恤衫，相当时尚。我们住过的窑洞都塌了，小心翼翼地进去，静悄悄地寻看，却找不到任何在这里住过的痕迹。村里许多窑洞也都塌了，处处荒草丛生，给人一种衰败的感觉。原来只有90多口人的西塬现在人口更少了，只有60多口人。与其他村子相比，西塬还是显得那么穷，没有活力，连苹果树都比别的地方矮半截，也是仅有的几个水还没有上塬的村子。我心里有些气愤，西塬还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必要吗？站在村头的场院，望着我过去放牛走的小道，那个“一百年，两百年后，西塬这个小村子会从地图上消失”的念头就是在那个时候萌生的。

临走前，在当年离开西塬时磕头的地方，我又跪下了：存在下去吧，西塬，为了永恒的记忆顽强地存在下去吧。

